

東莞歷代著作叢書

莞城圖書館編 楊寶霖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亨信集

〔明〕羅亨信撰
香權根 整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羅亨信集 / (明) 羅亨信撰; 香權根整理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7

(東莞歷代著作叢書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23 - 7

I. ①羅… II. ①羅… ②香… III. ①羅亨信-文集
IV. ①Z424. 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91258 號

東莞歷代著作叢書

羅亨信集

[明]羅亨信 撰

香權根 整理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張 14.75 插頁 5 字數 270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 — 1,8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23 - 7

I · 2346 定價: 76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總序

東莞，晉咸和六年（三三一年）立縣，唐至德二載（七五七年）縣城遷於到湧（今莞城），於今有一千六百八十年了。在這悠久的歷史中，東莞的先賢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，也創作了汗牛充棟的典籍。經千百年滄桑變幻，可惜傳於今者不多。據清末探花陳伯陶編的《東莞縣志·藝文略》所載，至清同治間，莞人著作有八八九種，二八四三三卷，經調查，現存九九種，六二六卷。同治至民國末，近九十年，約得典籍百種。合之前遺，約為雙百之數。這是東莞歷代著作的家底。

莞城，一千多年來，都是東莞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眾多的先賢和文化名人都或多或少地與這方土地發生關係。多少歷史上精彩的故事，也都發生在這裏。因此，我們組織編輯這套叢書，既是責任和使命所在，也有編輯搜集資料的種種便利。

我們編印《東莞歷代著作叢書》的目的有二。

第一，把鄉邦文獻搶救，保存，刊布。鄉邦文獻，是一地的文化的重要標誌，是研究一地的重要素材。時至今日，現存的東莞鄉邦文獻，已懸命於絲。搶救，保存，刊布東莞鄉邦文獻，只有我們東莞人自己動手。現在搶救，保存，刊布東莞鄉邦文獻，已經遲了，如果再不動手，他日就索枯魚於肆了，我們怎對得住先賢，對後世又怎樣交代？

第二，古為今用。東莞歷代著作蘊藏著閃光的道德精神、精湛的藝術技巧。發潛德之幽光，對今人的道德教育，提供今人藝術借鑒，東莞歷代著作有重要的價值。

編輯《東莞歷代著作叢書》是我們的嘗試，發揮東莞歷代著作的作用是我們的願望。我相信，我們的嘗試是成功的，我們的願望是能實現的。

王檢養

二〇一一年五月於莞城

前言

香權根

一

羅亨信（一三七七—一四五七）字用實，號樂素，東莞英溪（今南城英聯）人，是明正統年間（一四三六—一四四九）督鎮西北邊陲的重臣，《明史》卷一百七十二有傳。

羅亨信爲官四十餘年。明成祖永樂二年（一四〇四）三月，他年二十八，登進士第，五月，授工科給事中。七年四月，改授吏科給事中。十一年，因遲誤文件傳遞被遠謫交趾，爲吏九載。洪熙元年（一四二五），起爲山西道監察御史。宣德十年（一四三五）正月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往陝西、平涼等八衛督操軍馬，守禦邊疆。正統五年（一四四〇）四月，往大同、宣府（今河北宣化）巡撫。十四年二月，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九月，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巡撫大同、宣府如故。景泰元年（一四五〇）七月致仕歸家，後築室莞城市橋之西（今西門），遂爲莞城「西門羅」之始祖。天順元年（一四五七）十月卒，享年八十一。

在督鎮西北邊陲的日子里，羅亨信盡顯他傑出的軍事才能。他在國家尚處承平之時，已洞然察覺蒙

古餘部也先有入侵之意，他目睹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，空闊無援，於是奏築土木城（今河北懷來土木鎮）以禦也先^(一)。可讓人扼腕的是明朝最高的統治者卻「以爲徒衛勞人，設衛無軍，遂寢不行建」。等到「歲己巳，也先入犯，衆始以前言爲有益」^(二)，始亡羊補牢，令宣府總兵等官踏勘，如羅亨信所言，營築城堡。這足見一傑出大臣的先見卓識。

明正統十四年（一四四九）秋七月，蒙古餘部也先犯大同。所至州縣，文武官員皆棄城而逃，明英宗於土木堡之變中被俘。這時人心洶洶，羅亨信獨處宣府，也先挾英宗，兵圍城下，宣府孤城危甚。此時，當國者建議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。衆兵將聞之，遑遑失措，軍心大亂，將帥而下，都想棄城而避。羅亨信以死國激之盡忠，穩定了軍心。而城中百姓驚恐張惶，扶老攜幼，爭先出城，場面異常混亂。羅亨信毅然仗劍，穩坐當門，高聲大呼：「敢有出城者斬！」於是民心乃安。接者羅亨信設策捍禦，也先退去，宣府無虞，明朝得以免滅頂之災。

這是羅亨信一生中最光輝燦爛、最爲人稱頌的壯舉。他在國家生死存亡之時，臨危不懼，仗劍衛城以拯國家、人民，又足見一傑出大臣的膽識與勇氣。因爲這壯舉，所以他名留青簡，後人稱他有安社稷之功^(三)。

可以這樣說，羅亨信生平，可介紹的，應不止這兩事。他的更詳細的事跡行實，可見《覺非集》卷十由其長子羅泰所撰寫的《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年譜》及明資政大夫、吏部尚書王直所作《墓碑

銘》。另，【嘉靖】《廣東通志》、【崇禎】《東莞縣志》等載其傳，亦可資考證，於此不再贅言。

二

羅亨信《覺非集》十卷，是其孫羅珙搜集，明丘濬、祁順編次。今存於世的有上海復旦大學藏清康熙羅哲刻本。齊魯書社據之影印，編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以廣流傳。是書卷一序，卷二族譜序，卷三記，卷四碑銘，卷五碑銘、傳、行狀，卷六贊、說、書跋、祭文、祝文，卷七至卷九詩，卷十錄羅亨信年譜、墓誌銘、傳等，卷前有明丘濬、祁順及清戴錫綸三序。

明丘濬稱羅亨信的詩是「用眼前語寫心中事」^{〔四〕}，今觀他的文，可以說是用心中語寫眼前事。《覺非集》中的文章共一百四十八篇，大部分關涉明代邊防及東莞，這與羅亨信久鎮邊陲，又是東莞人有關。雖然這些文章以應酬居多，歌頌的色彩較濃，如卷一除一篇序陳璉《羅浮志》外，餘下的三十六篇均為贈序，為應酬之作；也有一些迷信成分，如卷三的「禪寺記」屢見有神佛顯靈等語；但除卻如歌頌成分、迷信色彩以外，這些文字，尤其是羅亨信以親歷後用心撰寫的篇章，對研究明代的邊防、塞北的古跡、東莞的歷史，不無裨益。如卷三《宣府新城記》，為明嘉靖四十年刊本《宣府鎮志》^{〔五〕}卷十一《城堡考》所錄，它記述宣府的沿革及首次築成之城的體制與守將的更替，可糾正一些典籍記宣府前衛、宣府左衛、宣府右衛建置時間上的失誤。又如卷四《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》、卷五《永寧伯譚公傳》，可考述明朝邊鎮重臣朱

榮、譚廣的生平，也可從中考知明朝的一些征戰用兵的史事。《覺非集》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。下面具體談其史料價值。

(一) 有裨於明代的邊防研究。

1. 關於邊防戰事

《覺非集》卷一序，卷四碑銘，卷五碑銘、傳、行狀，多記邊鎮守將的戎馬生涯，所以從中可梳理出若干明朝用兵征戰之事。記及重大事件的有卷一《贈永寧伯譚公榮陞序》，卷四《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》、《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董公墓誌銘》、《朱都督太夫人趙氏墓碑銘》，卷五《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先塋碑銘》、《永寧伯譚公傳》，它們記及明成祖自永樂八年（一四一〇）至永樂二十二年（一四二四）五次親征蒙古餘部。其他如卷五《灤陽趙氏先塋碑銘》、卷一《送趙廷傑省親還洮陽序》、卷五《祁縣馬氏先塋碑銘》、卷一《慶後軍都督僉事石公榮陞序》，分別記錄宣德九年（一四三四）九月、宣德十年（一四三五）秋、正統元年（一四三六）、正統二年（一四三七）秋、正統六年（一四四一）十月、正統八年（一四四三）冬明軍與蒙古餘部的六次的戰爭，雖寥寥數語，卻可見宣德九年到正統八年這十年間邊塵不絕。

至於戰事之詳、用兵之策、戰後之處置，《覺非集》也有所載。如卷四《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》載：「公復征，遂平東西兩郡，列其地爲郡邑，置守令，撫循其民，設三司以鎮焉。」記述了永樂七年（一四〇九），明朝平息交趾黎季犛餘孽負固構亂後，對交趾的處置。卷五《永寧伯譚公傳》載：「有寇騎從山巔

而來，勢且大，上顧謂公曰：『寇將至，汝何以敵之？』公曰：『彼雖據高而無步卒，臣以銳兵從巖畔以火銃擊之，使其馬駭亂竄，及以步卒持長刀斫其馬足，是可勝也。』上然其計。遂領千人列陣，以鑼聲爲號，衆銃齊發，寇人馬辟易，中傷仆崖掛樹而死者千數。又應左右哨寅夜逐北寇，皆遠遁。』描述了永樂甲午（一四一四）九龍口戰鬥的全過程及譚廣勝敵之方。

記述戰事之餘，《覺非集》還道及明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通使和議之好。如卷五《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先塋碑銘》記永樂己亥（一四一九），「諸藩貢使，靡不來庭，惟極西遠邦欲至無由，遂命公佩金符把總同內官傅安保等往扯闌、于闐等國開通道路，逾昆侖山，至漢使張騫立碑之地，往返不知幾千萬里，至辛丑始同藩使入朝」。卷五《蠡縣柏氏先塋碑銘》記內臣柏玉宣德丙午（一四二六），奉使迤西至撒麻兒罕（今烏茲別克斯坦洒馬爾罕）之地；正統戊午（一四三八）同都督僉事陳友出使蒙古部落瓦剌諸處。

2. 關於邊鎮任官

明洪武初置大同府，洪武壬申（一三九二）立宣府前、左、右三衛之後，明朝各帝均派重兵鎮守該地。洪武癸酉至正統年間，兩地守將之任命與更替，《覺非集》中有所記載。如宣府之總戎，稽卷三《宣府新城記》、卷五《永寧伯譚公傳》、卷四《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定侯郭公墓誌銘》、卷五《祭總兵官武定侯文》、卷一《贈左都督楊公出鎮朔方序》、卷二《六合楊氏族譜序》，可知：洪武癸酉（一三九三），谷王來治，歲己卯（一三九九）還京；永樂甲辰（一四二四）秋至正統甲子（一四四四）這二十年，譚廣掛鎮朔將軍印，充總

兵官，鎮禦其地；正統甲子（一四四四）十一月，郭玘受命掛鎮朔將軍印代譚廣，正統乙丑（一四四五）秋到任；正統丁卯（一四四七）秋，楊洪佩鎮朔將軍印，總戎於斯。

3. 關於邊防建設

邊城，可謂國家之重地，軍事之要衝，古今保民之藩屏。宣府，古來視作邊防巨鎮，朝廷都派遣重兵駐守。到了明代，宣府更是其存亡之命脈。正統十四年（一四四九）秋七月，也先挾持在土木堡之變中被俘的明英宗，兵圍宣府城下，得羅亨信仗劍衛孤城，京師始保不失，明朝方免滅頂之災。明末，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破宣府而直入北京，明亡。由此可見宣府之重要。如此重鎮，明代自開國至正統十一年這八十年是如何安置，《覺非集》卷三《宣府新城記》可資考察。

作為邊鎮重臣，羅亨信深知「邊城之建，所以壯中國、威遠夷而安衆庶也」，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者，亦惟城池是賴」^{〔八〕}。正統五年（一四四〇）四月，他往大同、宣府巡撫，目睹宣府舊城的頹弊，於是奏請修築新城。待正統十一年（一四四六）九月完工後，應總鎮諸公之請而寫下了《宣府新城記》，詳盡記載了宣府衛所之立及宣府新舊城之建，是當時當事人記當時當地事，具極高的史料價值。其中關於宣府前衛、宣府左衛、宣府右衛的建置時間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、【嘉慶】《一統志》、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、一九九三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的《中國歷史地名冊》等典籍都記載是洪武二十六年（一三九三），而《宣府新城記》謂洪武二十五年（一三九二）。如前所說，《宣府新城記》是寫於羅亨信巡撫宣府時，新城修築完工後，是因總鎮

諸公所速而作，所以它記宣府的事略，不當有誤。它以時間爲序記事，用年號加干支紀年，云「洪武初歲，發兵營屯。二十五年壬申，始立宣府前、左、右三衛，遣將帥兵以鎮之。癸酉，又命谷王來治焉」，癸酉，即洪武二十六年，如此井然明晰，筆誤的可能極少。另外，【嘉靖】《宣府鎮志》以羅亨信所記爲信史，卷十一《城堡考》全文引錄《宣府新城記》，亦稱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、左、右三衛。因此，稱洪武二十六年立，必誤，《宣府新城記》可糾正之。

關於明朝在塞北的軍事建設，《覺非集》尚有卷三《敕賜華嚴寺記》一篇予以紀錄。它詳實記述明代永樂戊戌（一四一八）於塞北順聖川建牧場的緣起、規模、人員的調配，與《宣府新城記》一樣有珍貴的史料價值。

4. 關於邊鎮重臣的生平

武定伯朱榮，是明永樂年間鎮守遼東的重臣；永寧伯譚廣，總戎宣府二十年，明朝倚如長城。其人其事，《明史》卷一五五有傳。如需細考其平生履歷，得藉於《覺非集》。《覺非集》卷四《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》、卷一《贈永寧伯譚公榮陞序》、卷五《永寧伯譚公傳》自是考察兩人事實的第一手材料，再輔以記其先世、後人的篇章，若卷一《賀總戎武進伯朱公朝京榮回序》、《壽總戎武進伯朱公六十一序》、卷二《沂陽朱氏族譜序》、卷二《丹徒譚氏族譜序》、卷四《贈左都督譚公與太夫人胡氏合葬墓碑銘》，那麼，朱、譚二人的資料，也可算完備。

(二) 有裨於塞北的古建築研究。

河北宣化，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，其境內有極為豐富的古建築，當中宣化城、鎮朔樓分別列為河北省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要認識乃至研究這兩處古名勝，就文獻資料而言，羅亨信的《宣府新城記》為首選。它為我們提供了詳盡而豐富的材料。

據此，我們可知宣府城之沿革及明洪武二十七年（一三九四）展築後的面積、布防；知永樂二十二年（一四二四）加建的情狀；知正統六年（一四四一）動工，歷時六年的新修築是緣於羅亨信出巡塞北「睹其城土不堅，每雨輒傾圮，非直人疲於修築，遇警亦不利於戰守」而封章上請；知修築成後的新城「城基厚四丈五寸，址甃石三層，餘用磚砌至垛口，高二丈八尺，雉堞又崇七尺，高三丈有五尺，面闊則減基之一丈七尺」，其規模是如此的宏偉，「四門之外各環以甕城，甃砌如正城之法。甕城之外，又築牆作門，設釣橋，遇警則起，以絕奸路」，其設計是這樣的周密。

至於鎮朔樓，我們不但藉《宣府新城記》可見其最原始的面目乃「即城東偏之中，築崇臺，建高樓七間，崇四丈七尺餘五寸，深四丈五尺，廣則加深之二丈五尺五寸焉。上置鼓角漏刻，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，俾人知儆動而不懈於經理。其檐二級，南匾曰『鎮朔』，北匾曰『麗譙』，蓋取『鎮靜高華』之義」，還可知互聯網上稱「建於明正統五年」之無稽。

《覺非集》中，專門記述塞北寺廟之修建，其住持及修建者之行跡的記、碑銘、序等二十篇，占全書文

部分七分一之強。這些文章，能詮釋羅亨信所言「佛法之興，又莫盛於今日，授徒無慮數萬，崇祠廣宇，內自京師，外至郡邑，泊諸名山勝境，無不有焉。營構妝飾，不極其華麗不止」^(七)，更能為我們探尋、發掘、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第一手材料。

如坐落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懷安縣懷安城鎮西大街路北，二〇〇一年被列入第五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昭化寺，自一九三五年被來華傳教的挪威畫家斯卡根發現，並於一九三七年臨摹了全部壁畫後，蜚聲中外，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、徐平芳對之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。

羅亨信的《敕賜昭化寺記》是記載該寺的第一篇文章，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。

斯文是羅亨信應出資籌建者之請而作，它雖然用「修廊廣廈，棟宇翬飛，曲檻雕闌，棖題藻麗，像設尊嚴，金碧炳煥」諸語句作概括性描寫，但它記述了該寺的前身為永慶禪寺，是一祝禧道場，修復始於正統元年（一四三六），成於正統八年（一四四三）。名「昭化寺」者，乃明英宗賜。記述其建築布局「中立大雄寶殿，次列天王殿，前辟山門，東居觀音、羅漢，西奉地藏十王，後建三大士殿，伽藍有位，護法有堂，僧房、丈室、庖湑、廩庫，供具器物，種種咸備」。這些內容彌足珍貴。

有助認識、研究外，羅亨信的文字還是古剝恢復的現成圖紙，如位於河北蔚縣境內，一九九三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為省重點保護單位的金河寺，該「寺院已按照明代宣大巡撫羅亨信所記碑文進行恢復」^(八)。羅亨信所記碑文，即《敕賜金河禪寺記》，見《覺非集》卷三。

羅亨信爲寺廟而作的記，往往勒之堅石。有些石碑能存於世的，又自然成了珍貴的文物，如互聯網所載，存於河北懷安昭化寺、河北蔚縣內金河寺內，字體「秀麗端莊」、「道勁有力」，「刻工精湛」的明代古碑又爲古剝增色不少。

(三) 有裨於東莞的歷史研究。

1. 關於東莞的經濟與風土

《覺非集》卷四《李處士墓碣銘》記述茶山李端彥的曾祖父士成於宋末由南雄「貿遷至東莞，愛茶園風土之美，因家焉」。語雖不詳，但彌足珍貴，從中可想見宋末東莞時局之安定，經濟之發達，貿易之興盛，風土之美好。不然，何以吸引外來商賈，更令其立地生根？

2. 關於東莞的氏族

東莞城北何氏、章閣（今屬深圳）楊氏、白沙劉氏、章村鄔氏、東莞柳氏，均未見有族譜流傳，此五氏遷莞情形及其世系，幸自《覺非集》卷二《東官城北何氏族譜序》、《東莞章閣楊氏族譜序》、《東莞白沙劉氏族譜序》、《東莞章村鄔氏族譜序》、卷四《鄔母柳氏孺人墓碑銘》可知其梗概。例如，不藉《東官城北何氏族譜序》之「宋崇寧中，有曰宏者，負才藝，擢令四會，攝政東莞，克敦豈弟，民甚戴之。壽終於官，吏民有桐鄉之愛，葬於邑東，復留其子中居城之北」，又怎知城北何氏之祖來莞年代之早。而何宏攝政東莞，現存的各種《東莞縣志》，僅【民國】《東莞縣志》卷四十一《職官表》（一）《文職》（上）有載，是以《琴軒集》補。此

《東莞城北何氏族譜序》又可作另一依據。

3. 關於東莞的名士

陳璉，明代東莞一大家，官至南京禮部侍郎，羅亨信摯交。其政聲、文譽，六百年來，東莞少有可比。他的生平事跡，詳見存世的各種《廣東通志》、《廣州府志》、《東莞縣志》及《粵大記》、《廣州人物傳》中諸陳璉傳，而記述最詳盡的是《覺非集》卷五《同邑禮部侍郎陳璉軒公行狀》。此行狀撰於景泰六年（一四五五）五月，陳璉卒後半年，且出自摯友之手，所以要研究陳璉，此行狀為第一依據。

翟溥福，莞城柵口人，官至江西南康知府，是羅亨信好友兼姻親^{（九）}。他居官數十載，清廉忠耿。他一生最為後世讚頌的是他重修了廬山白鹿洞書院。至今，廬山白鹿洞書院門前掛的牌，還是說明「翟溥福重修」。那是翟溥福在公務之餘，訪廬山，至白鹿洞，見宋朱熹所建的書院經元末兵燹，僅剩遺址，於是捐俸市材，重修了白鹿洞書院，又延請教師，訂定院規，簡選民間優秀子弟受業其中，逢初一、十五，親往講學，開宏學風。這情事，羅亨信所撰《中順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銘》載詳。此墓銘，撰於翟溥福卒後半載，是翟溥福第一篇傳記，《翟氏族譜》卷三《墓誌》失收，而《覺非集》卷四載之。

鄒玄中，亦東莞明代一名士，是羅亨信表親^{（一〇）}、好友。他的先世子息，有《覺非集》卷二《東莞章村鄒氏族譜序》可勾稽；他的行跡生平，如他的聰敏博學，「凡儒、術、書、數、史、律，若夫佛、老，與夫卜筮星命，靡不研究」，如他遭誣告遠謫平城之豐州（今內蒙古托克托）的酸辛，他在不幸面前所表現出來的堅

毅，他伉儷之情深，為現存各種《東莞縣志》未載，而《覺非集》卷四《鄔母柳氏孺人墓碑銘》予以記述。

何潛淵，東莞鳳台詩社創始人之一。要考察、認識他，當以地方志如《廣東通志》、《東莞縣志》本傳為主，若再輔以《覺非集》卷二《東官城北何氏族譜序》，則更為充實。這篇序，記其家學淵源可追溯到一世祖何宏，記他修《東官城北何氏族譜》，記他與羅亨信的姻戚關係（二）。這些內容，似是瑣屑，實有益於研究。

以上四人，均是東莞明代富有名望的儒士，《覺非集》不僅提供了他們最原始、最確實可靠的生平資料，還透露他們與羅亨信的朋友、姻戚關係，這對後人研究四人以至明代中葉東莞士族之締盟交往，很有幫助。

除可裨東莞的歷史研究外，其他廣東史料，如現存的我國第一本《羅浮志》，陳璉編，其編寫之緣起、經過、傳承及體制等，《覺非集》卷一《羅浮志序》有記。其中記該《志》為十五卷，與陳璉《羅浮山志序》云「增至一十五卷」同，可駁《嶺南遺書》編者伍崇曜《羅浮山志跋》認為陳璉自序「云十五卷，殆抄胥者誤也」之無據。又，卷三《潮郡廣濟橋寧波神祠記》較一九九三年香港出版的《廣濟橋史料彙編》所收文獻都要早，它詳述廣濟橋（即「湘子橋」）的歷史及構造，是研究此橋的重要材料。

文之外，《覺非集》中尚有各體詩近三百首。其詩按體編排，卷七是古體，卷八是律詩，卷九是絕句。讀羅亨信的詩，我們可考知以下內容：